

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字数: 520千字

1991 年 3 月第一版 199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6,000本

ISBN7-5617-0691-X/A·001 定价: 6.40元

目 录

哲 学 部 分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7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14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2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30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32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36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39
恩格斯致弗·梅林·····	47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5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	58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10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109
毛泽东：实践论·····	118
毛泽东：矛盾论·····	132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68

政治经济学部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7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摘录)·····	203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摘录)·····	216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摘录)·····	30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22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词·····	344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348

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	35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摘录)·····	378
列 宁:国家与革命(摘录)·····	405
列 宁:论我国革命·····	456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摘录)·····	46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47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摘 录)·····	48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08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12

中国革命史部分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519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27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53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54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593

附 录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09
编后记·····	655

哲学部分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卡·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成的，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1888年，恩格斯把它附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中第一次发表出来，并指出了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恩格斯给“费尔巴哈论”写的序言加的。在该书附录中这些提纲的标题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是“关于费尔巴哈”。

为了使读者对马克思的这个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文件更容易理解，恩格斯在1888年发表它的时候曾作了某些编辑上的修改。在本卷中，它的形式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形式一样，只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增加了一些在1888年版本中所遗漏的着重点和括弧。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

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 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 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19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在第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等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和雇佣劳动。前两章构成本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1]。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2]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

* 这是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 1859 年 1 月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简要地叙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并精辟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经济，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宣告了形形色色的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破产，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3]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4]，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5]，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6]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7]是对黑格尔^[8]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9]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10]，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11]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12]的一定发

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3]。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14]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15]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16]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

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7]（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19]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20]。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21]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22]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23]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24]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25]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26]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27]，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28]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

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一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0]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1—85页

注 释

- [1] 1857年8月,马克思着手写作一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及其经济学说的巨著,计划分为六册。第一册论述资本。随着研究的深入,写作方案一再修改,后来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共三卷,分别于1867年、1885年、1894年出版)。
- [2] 指马克思为计划要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所写的《导言》。马克思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是这篇总的导言的草稿。
- [3] 《莱茵报》是德国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封建专制政体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在科伦出版。在马克思任主编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1843年3月,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封闭。
- [4] 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所进行的辩论。莱茵省议会为了维护林木占有者利益,立法禁止贫民到私人领地和森林砍柴,甚至把拾枯枝也作为“盗窃”进行惩处。马克思针对这次辩论,1842年10月,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挺身捍卫政治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
- [5] 《莱茵报》报道了摩塞尔地区农民的悲惨处境,引起总督沙培尔的恼怒,指谪文章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用大量材料,于1843年1月在《莱茵报》上发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尖锐抨击普鲁士的社会制度,给沙培尔以有力回击。
- [6] 指1842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德国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写的。